

田 漢 選 集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1426 字 數 400,000 開 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 張 $19\frac{1}{16}$ 插 頁 10

1959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5000 冊

定 價 (4) 2.00 元

前 記

在春暖花开的“五四”运动四十年紀念前夜，重新編定这个剧作选集对我有頗深的意义。

正是在四十年前的一九一九年，我发表过一个話剧剧本試作《瓊瑤与蔷薇》，那是很稚弱的；一九二〇年冬又写了《咖啡店之一夜》，在《創造》发表，从此就走上剧作的道路。

我是如此地热爱戏剧，从幼小就感到离不开它。在长沙乡下我接触了我們那兒相当发展了的皮影戏（我們叫“影子戏”），傀儡戏（我們叫“木脑壳戏”），大戏（即湘戏），也由叔叔們半夜背我去附近山里看农民自己演唱的花鼓戏（即四川所謂“灯戏”，云南所謂“花灯戏”）。这些戏剧里面有素朴的现实主义的东西，也有使我的幼小心灵深受激动的浪漫主义。辛亥革命期間，我当学生軍时也接触过京剧。在长沙师范时代，春柳社后身的文社及另一些鼓吹改革的戏剧团体曾在长沙演出，但他們的門牆对我还是太高了，我不过是在場外徘徊爱慕而已。那时候人們也还不太重視戏剧，我难于得到正确的指导，主要是从地方戏曲和《桃花扇》等传奇作品得到一些学习，我写过《汉阳血》、《新桃花扇》一类小型戏曲剧本，也胡乱学着填詞。一九一四年到东京讀書才接触更多的新剧——我不大爱看日本的歌舞伎和新派剧，差不多全是看翻譯剧和創作的新剧。我曾对日本朋友說：我是通过日本的介紹認識欧洲现实主义的近代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欧洲文艺界流行过一种反现实主义倾向，我也受过这样的錯誤影响，并曾給我那篇試作貼上“新浪漫主义”的标签；后来才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东京的某一阶段，我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頹废主义的歧途。但我毕竟是一个貧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有良心的中国孩子，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祖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前面，我不可能不有所醒觉，有所振奋；又在搞王尔德、爱倫·坡、波得萊尔的同时，我爱上了赫尔岑、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巨匠，因而在迷途未远的时候我就折回来了。

起先，我是憑着一股青年的热情和正义感来写作的；其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戏剧活动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我出身貧农家庭，插秧、打稻、車水、放牛、推車子我都搞过，对南方农民生活不太陌生；我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熟悉知識分子和艺人，在上海也住过楊树浦，亲近过工人；我在对日抗战前期有和郭沫若、夏衍同志等訪問部队的經驗，其后也常跟部队接近；因此，我写过农民，工人，士兵，写过知識分子，也写过电影話剧工作者和戏曲艺人。当然对我所熟悉的我能描繪得比較有鼻子、有眼睛，我所不太熟悉的就不免影影綽綽了。由于要及时反映当前斗争，我常常不能不来“急就章”，对人物性格顧不到精雕細琢，因此很少自己滿意的作品。当一九五〇年新文学选集編輯委员会編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不积极的。我怀疑那样的东西在人民日益提高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再加，在我长期流离轉徙的生活中許多存稿存書都散佚了，这一編輯工作无形中就延擱了好几年。

感謝党和同志們的鼓励和帮助，从書店，从圖書館，从私人收藏中把材料陸續集中了。《乱鐘》之类的修改本也給找来了。

仔細閱讀一下以前的作品，使我象置身電影放映室里、重溫過去數十年來的一些歷史場景，有些作品自己也看不下去，但從其中也發現一些頗為難舍的東西。這是一些幼稚的東西，但還保存着青年期的純真感情；同時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下，還表示着對人民疾苦和民族運命的不斷關心，我終於有了勇氣把這集子作為向我熱愛的祖國人民和戲劇界的卑微的獻禮。

從一九二〇年的《咖啡店之一夜》到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和一九四五年的《麗人行》標志着祖國從“五四”以後到對日抗戰後期的幾個不平凡的历史階段。《咖啡店之一夜》、《獲虎之夜》等是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做自由職業者時代的作品；《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南歸》、《名優之死》等是搞南國社初期話劇運動時代的作品；《戰友》、《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回春之曲》、《亂鐘》、《梅雨》、《月光曲》等是南國社被解散後轉入地下，通過兄弟團體繼續左翼戲劇活動時期的一些東西；《洪水》、《盧溝橋》則是被捕出獄後到“八·一三”抗戰爆發時期寫的。《麗人行》雖是寫“孤島”時期的上海，却是影射“慘勝”之後的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祖國澎湃激蕩的革命現實使一個帶着若干小資產階級感傷情緒的劇作家終於投入火熱的革命鬥爭，逐步深刻了自己的認識，也多少鍛煉了表現能力，這也正是當時革命文藝青年共同的发展道路。

除《回春之曲》、《盧溝橋》、《麗人行》等幾個作品外，這選集所收的主要是獨幕劇。這一般被認為是能迅速反映當前現實鬥爭的藝術形式；我也寫過一些多幕劇，直到廿一場的《麗人行》，我以為這種多場景的形式也是適于表現當前生活鬥爭的巨大規模和變化多采的場面的。解放以後，因為忙于我所不擅長的行政工作，沒有充分運用這一長期親近的艺术武器來描寫翻天覆

地的现实题材，来把人民的在对敌斗争和生产战线的战鼓敲得更响亮，自己也觉得是非常欢欣的事。

我曾说：“但不要紧，党给了我创作任务，而我还有勇气、有精力，我会赶上去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终于打破沉默写了《关汉卿》、《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剧。在今后大跃进年月我还将争取以较高的质量数量继续赶上去，以副党和人民的期待。

欧洲的话剧和音乐结合得很紧。我过去写剧本也欢喜插进一些歌曲：《南归》、《回春之曲》、《洪水》、《卢沟桥》和《复活》等都是如此，这种形式我以为是有效果的。曾为这些歌词作曲的有张曙、任光、聂耳、冼星海这些光辉的名字，而他们又都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或因敌机轰炸，或因突围，或因长期劳瘁，或因其它意外先后牺牲了。这不正是新音乐界难于补偿的损失，也是戏剧界同人所深深悼惜的。于今编定旧作不由地想起这些战友，他们的优秀的作曲有的至今还传唱，已成为这些作品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次我特将这些歌谱插入，供演出者采用和纪念他们。

田 汉 1959年4月5日于北京

目 次

前記.....	1
咖啡店之一夜.....	1
✓ 获虎之夜.....	81
江村小景.....	59
苏州夜話.....	69
湖上的悲劇.....	87
南归.....	111
名优之死.....	181
梅雨.....	167
✓ 月光曲.....	201
✓ 乱鐘.....	219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249
战友.....	295
回春之曲.....	317
阿比西尼亚的母亲.....	361
洪水.....	375
卢沟桥.....	428
✓ 丽人行.....	489
附插曲.....	595

咖啡店之一夜

(独幕剧)

人 物:

林澤奇——二十一岁, 高等学校学生。

郑湘荃——二十二岁, 澤奇之友。

李乾卿——二十二岁。

陈小姐——二十岁。

白秋英——十九岁, 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饮客甲、乙、丙

听差

时 間: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 点:

某都会。

布 景:

精致的小咖啡店, 正面有置飲器等的橱子, 中嵌大鏡。稍前有柜台, 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 及杯盤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的右方, 通厨房及內室, 障以布帘。室前方于三分之一的地方, 以屏风縱断为二, 其比例为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 上置热带植物的盆栽。桌子对屏风那面, 置小沙发一, 余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发。横置两长方桌子, 副以腕椅。室中于适当地方, 陈列菊花, 瓦斯灯下, 黄白爭艳。两壁上挂油画及广告画。壁塗以綠色。左前方开一推掩自在的門。

时为初多之夜，左室一桌有数人高谈畅饮。盆中兽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正替一饮客斟酒。

飲客甲 (举杯在手) 啊……今晚喝的痛快。(对飲客乙) 老陈你再来一杯？

飲客乙 我够了，喝多了就头痛。

飲客甲 哪里！(一饮而尽) 大姐！斟上。

白秋英斟一杯。

飲客甲 (指飲客丙) 你該再喝一杯吧。李白說得好：“人生得意須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今年娶了那么一个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时候嗎？(对秋英) 来，大姐，你替他滿滿地斟一杯。

飲客乙 (对飲客丙細声) 建勋！別喝了。

飲客甲 (半怒) 老陈，你自己不喝得了，怎么劝人家不喝呢？非罰你不可！

飲客丙 (陪笑) 我确是不能喝了。陈先生知道，我从来不会喝酒的。今晚因为高兴，才陪您喝了几杯，再喝可就要醉了。

飲客甲 醉了就醉了嘛。(对白秋英) 大姐！还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秋英 (微笑) 先生，我不会喝酒，喝一口兒就醉了。

飲客甲 那么，就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 好，謝謝您。(喝了一口。)

飲客甲 哈哈，还是这一位姑娘来得痛快。我說姑娘，你十几了？什么时候到这兒来的？从前好象不是你在这兒。

白秋英 我十九了，九月初来的，快三个月了。

飲客甲 听你的話象是东乡人，对嗎？

白秋英 对。

飲客甲 那我們是同乡。什么鎮？

白秋英 清化鎮。

飲客甲 唔。清化鎮的什么地方？

白秋英 藤蘿村。

飲客甲 你貴姓？

白秋英 姓白。

飲客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嗎？

白秋英 那就是先祖。

飲客甲 什么？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孫女兒？

白秋英 (点头)是。

飲客甲 你家里听說这几年很不好哇。令祖去世之后，就分家了。去年令尊又过去了。(忽悟說得太伤感)哦……你上城来了好啊，現在这年月，青年們到外面謀一点独立生活，好啊。

白秋英 您貴姓？您跟先父認識嗎？

飲客甲 我姓馮。从前在清化鎮当过教員，和令尊很要好。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里来了。小女也在城里念書。我家就住在櫻桃橫街第三街一百四十三号。哪一天上我家去吧。

白秋英 謝謝老伯伯。一定要去拜府。啊，一位李明書先生您知道嗎？

飲客甲 李明書？不是那販私盐的李大胖子嗎？

白秋英不語。

飲客甲 你跟他有什么亲戚嗎？他做船生意发了財，現在搬到上海去了。

白秋英，全家都去了嗎？

飲客甲 都去了，只有他大兒子在本處念大學。

白秋英 是不是那乾少爷？

飲客甲 唔，就是那乾卿。他是在南華畢了業，轉到這兒來了
的。

白秋英 噯呀，怎麼我不知道！他進了大學？什麼科？一定是
法科吧。（興奮地）老伯伯，他還好嗎？

飲客甲 （望白秋英微笑後）還好！你問他做什麼？

白秋英 我們在高小同學。他在南華念書的時候，我們也時常
通信的。

飲客甲 你上城之後還沒有見過他嗎？

白秋英 我在鄉下的時候，乾少爷寫信給我，要我上城來進學
校。說他快畢業了，還要回到城裡來，可以就近招呼我。家
父去世，我就冒險上城裡來了。因為城裡無親無故的，只好
到這店子裡暫時安安身，等他回來。老伯伯，我這一下子可
好了。乾少爷真要回到城裡來了，知道了我的地方，一定會
來接我的。……可是，可是他要是知道我在這樣的地方不
會生氣嗎？

飲客乙 （插）他既然愛你，只有怜惜你，哪會生你的氣呢？

飲客甲 對啊。可是白姑娘，在這裡不也很好嗎？既可以獨立
生活，也領略不盡的人生。噯！說了好一陣話，把酒給忘
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點兒葡萄
酒。

飲客丙 我也愛喝葡萄酒。

飲客甲 你們都是只能尝尝甜味兒的，哪知道威士忌的好處。

（一飲而盡）啊。……痛快痛快！（看壁上鐘）哦呀，九點了。

(取錢)白姑娘，算算該多少錢。

白秋英 一共五块九。

飲客甲 拿这找來吧。

飲客乙 (同时)这里有錢，这里有錢。

飲客丙 他們翻翻身上，空无所有。

飲客甲 得，还是讓我做做东道吧。哈哈。

白秋英进內。

这时一顏色蒼白的青年倉皇入內。白秋英由內面出來。

白秋英 請坐。(一面到飲客甲前)謝謝您。(找錢)沒有想到今天晚上遇了一位乡亲，又听到了乾少爷的消息。老伯伯您时常上这兒坐坐吧，見了您就象見了亲人似的。

飲客甲 一定來。我还要接你上我家去哩。好，今天太晚了。我們少陪了。你在这里耐煩的过。这兒也很好，我看你也甬去找你那乾少爷啦。

白秋英 是啊；不过他一定会來找我的。

飲客乙 对，他一定会來找你。

飲客甲 (帶着哀怜的微笑)唔，也許吧。不过，別忘了穷人的手和闊人的手終归是握不牢的。……你伯伯掙扎了半輩子，就得了这一点点小經驗。因为看不慣这个世道，而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力量，所以这几年我也有些頹廢了；烟也抽起来了，酒也喝起来了，比起在清化鎮的时候，自己也覺得象两个人似的。这样一个人，恐怕你也不願意管他叫伯伯吧。

白秋英 沒有的事……

飲客甲 有了錢我总是花在这种生活中間。的确我很愛这里的这种風味。(停了停，指著隔壁說)除了这，我还羡慕一种生活，住在这隔壁旅館的那位俄国盲詩人，你知道吗？

白秋英 不是上个月流浪到这兒来的那位可仑思奇先生嗎？

飲客甲 是呀。

白秋英 那位先生很有趣。大学里的少爷們把他領到这兒来喝过几次咖啡。他有一头黄金似的头发，說話的时候，老帶着一种挺寂寞的笑。他的声音那么温柔。一晚，他好象很高兴，喝了几杯之后，一面弹着吉他，一面唱。起初他唱了一支俄国革命歌，是那样兒的激昂慷慨，連我都想要跳起来丢炸弹去！

飲客甲 哦呀！

白秋英 后来又唱了一支歌，据說是一个王女殉情的故事，調子凄凉极了，他一面唱着，那双沒有光的眼睛里也流出眼泪来了。他們說他从小离开了他的娘和兄弟，独自一个人飘流了许多地方。他到过緬甸，暹罗，到过印度，埃及，也到过日本，所到之处，沒有一国政府不迫害他，不攔他走，可又沒有一国的青年不同情他，不敬重他的。

飲客甲 他的生活真是一首哀歌，一个被放逐的盲詩人，怀着吉他在异国漂泊，不就是一首很动人的詩嗎？哦呀，說了许多酒話，……

白秋英 哪里，老伯伯請时常过来坐坐。

飲客甲 好。老陈！拿帽子，我們回去吧。回見。

白秋英 回見，老伯伯，您走好。陈先生，您忘了手杖。

飲客乙 哦。謝謝。再見。

飲客甲、乙、丙退場。

白秋英 （至林澤奇所）哦呀！林先生真是得罪得罪。我剛才跟一位乡亲貪說了几句話，就把您給忘了。

林澤奇 沒有什麼。我只顧听你們說話也忘了叫东西吃了。

白秋英 好。我把这边收拾一下，就替您倒咖啡来。

白秋英收拾左室杯盘，暫退場。已而取咖啡复出。

白秋英 (替林澤奇摆好) 讓您等久了。您昨晚回去沒有醉嗎？您一个人喝了那么多，真替您担心。

林澤奇 昨晚有点兒醉了，回宿舍找錯了門，跟电綫杆碰了一跤。可是沒有什么。心里迷迷糊糊的倒好。

白秋英 您这一向怎么不跟郑先生一块兒来呢？从前你們不常在一块兒的嗎？

林澤奇 将来也許还会一块兒来，現在我就受独自一个。他的性格比我强，在他面前我总感到一种压迫。我是人家用慈爱的手碰我都要出血的人，怎么受得了他那么重的刺激呢？他常说我的感情是爆发的，就讓我独自一个人来爆发一下吧。……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来。

白秋英 喝啤酒吧，林先生。威士忌喝太多了不好。我才喝了一口兒，到現在还不好受。

林澤奇 拿来吧。怕我不給錢嗎？

白秋英 那兒的話，我看您也不象会喝酒的。

店主人 (掀帘) 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罗唆什么！(掩帘。)

白秋英 是。(取酒和一碟菜来，很事务地) 林先生，酒来了。还要什么下酒的？

林澤奇 什么也不要。你陪我談談就太好了。

白秋英 談什么呢？我是一个极平凡的女子。文学美术的知識一点也沒有。

林澤奇 正因你不懂得那些，正因为是一位純真的女子，我才

願意和你談談。來，你也喝一杯吧。（自飲一杯，象苦得很的樣子。）

白秋英 謝謝。我不能喝了。您自己慢慢兒地喝吧。

林澤奇又勉強喝了一杯。

白秋英 林先生，我有点兒懷疑。

林澤奇 有什麼使秋姑娘懷疑的事呢？我很想知道。

白秋英 多着呢。第一就不懂你們這些少爺們為什麼不好好地讀書做事，却要拚命地喝酒。喝起來很舒服也罷了，偏又象吃黃連似的。

林澤奇黯然無語。

白秋英 我的話一定得罪了您吧，林先生。因為見過好幾位您這樣的少爺們，也象您一樣的喝苦酒，我想這杯子里一定藏着我還不能了解的東西。

林澤奇 唉，等到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再來答復你這個問題吧。現在我心里難過得很。

白秋英 什麼事難過呢？

林澤奇 你就別問吧。

白秋英 為什麼不要問呢？他們喝酒的少爺們多有說什麼失戀失戀的，難道您也失戀嗎？

林澤奇（苦笑）失戀？我是一個沒有資格愛別人的人。

白秋英 “沒有資格愛別人”？

林澤奇 對，因為這樣，我就成了一個迷了路的孩子。

白秋英（想了想）我還不大懂，我只希望您早些發見您要走的路，林先生，忧愁中間不是我們年輕人久呆的地方啊。

林澤奇 今天早晨還接了老鄭的信，他也跟你一樣地勸我，我自己也苦苦地找着自己要走的道路，可就是找不到。我苦

痛得很！不知道还是生于永久的好，还是生于刹那的好；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

白秋英 我不大懂，林先生，可是在这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调和的法子吗？

林澤奇 老郑也许办得到，在我是不可能的。我的生活，真象老郑说的，是一种东偏西倒的生活。灵——肉；肉——灵；成了这么一种摇摆状态，一刻子也安定不了。我的忧愁就象地狱里的绿火似的在我的心的深处燃烧着。我近来时常受着死的诱惑，我时常觉得死神张着他的黑翅膀在那儿叫我。

白秋英 啊！

林澤奇 秋姑娘，不用替我忧愁。任他怎样的叫，我是不会随随便便就跟着他去的。可我是一个性格很弱的人，所以才来喝酒。啊！酒，酒，酒。秋姑娘，我从前也是一个禁酒论者，现在才知道酒的好处。（饮酒。）

白秋英 您也要知道酒的坏处啊。

林澤奇 我知道你的好心，可是象我这样不中用的人多得很，你能一个个去照顾他吗？让我这样得啦。

白秋英 林先生，为什么能让你这样呢？我能瞧着人家向井边走去不拉住他吗？盆子里的花一天天枯了，我们知道给它浇水；瞧着您一天天瘦下去了，能不关心您吗？林先生，您真不知您自己多么憔悴了。您从前和郑先生一块儿来的时候身体多好！现在变成这样又黄又瘦了，精神这样儿的颓废。昨晚见您拚命喝酒的样子，想起倘使您是我兄弟，他在一家咖啡店里心事重重地喝酒，店子里的侍女坐在他身边一杯一杯地劝他，我不知该多么的恨那个侍女。现在在您